

1

风云

变幻中

万国智散文选集

## 沉思接官亭

注意到接官亭，是近期一个偶然的日期。就在见面的那一时刻，容颜苍朴的一个花岗石建筑物，半掩于如云似雾的榕阴里，有点孤寂而落寞的样子，竟令我怦然心动。噢，接官亭已很古很老了，而龙脊、瓦檐、粉墙，却要返照夕光，苦苦撑出色泽斑驳的辉煌。或许是不怎么和谐的缘故，才特别让人领略某种绝不一般的意味？

在我们这座“南国文物城”里，接官亭只不过算是个小字辈罢了。好在接官亭是个容易引发人们联想的名字，也是个让人很想看个稀奇的所在——至少我的第一印象如此。

古时候接官亭真不少，据文史界人士估计，最起码各大城门口就少不了一座。再说吧，接官亭划分好几类，其中主要的有一类属于临时性的。明朝三保太监郑和第五次下西洋，船队途经我们古城港坞，郑大人登岸入城视察，甚至专程拜谒称之为世界穆斯林（伊斯兰教）第三圣地的“灵山圣墓”，事毕，勒石题字立下一面“行香碑”。当年为迎送这位皇朝外交特使，本地官员视作重中之重的任务，紧依海滨连夜搭盖接官亭。仅仅一次，该亭从此未再动用。惟有立碑上方志上记述几行荣耀。

即使生命短暂，但这类临时性接官亭，毕竟原封原版为凭，同样有其一定的价值。

尚有另一类永久性的接官亭，选址在出城入城必经的官路口。遥

想已往的年月，接官亭的身份定然不俗，颇受亲宠而得意的。可是岁月嬗递，城垣不断扩张，也由于“接官”的花样不断翻新，致使接官亭的命运不济，渐渐发生动摇趋向式微。接官亭如今已属于濒临绝灭的古玩意儿。不看不想不惜，枉负了它的青春，委实是件憾事哩。

既然是专供迎送各级官员，接官亭的体式也就明显突出了特点。名曰为“亭”，实际上是仿寺院式的构筑，五座亭庙分坐东西南北中位置，占据中心的主亭延伸出四道长廊去牵连各位“兄弟”，总观布局就成了个“十”字形。若是比较周边近侧的大酒家、大菜馆、大旅社、大商场、歌舞厅、游乐城，它不免过于粗陋低矮。但接官亭自有风光自有景象，白石柱、青釉瓦、红砖壁、瓷栏杆，在它诞生时无疑一派鲜亮流丽，符合主人接待客人的诚意，符合下级对上级的敬重。莫要小看一个小小的物件，有时很能标示地域的特征社会的心态，尤其明明白白叫接官亭，担负非常的职责，可想而知的。

据说接官亭最迟在南宋时就出现了。如果照此类推，最早一辈的接官亭当是经历千年沧桑了。那么，千年百代以来，迎送过多少个官场政要？举行过什么样仪式？我查阅过相关的资料，真怪，不知是不屑耗糜笔墨，还是为官者心有余悸而拒绝“留言”？见诸文字者寥寥。无论怎么样，接官亭过往锦衣玉带、云冠蟒袍，府尹州牧的权力交替之际，平头百姓或苦难或幸运，总是最为现实的吧。

续上一步，跨进接官亭兜一兜再说。不是我少见多怪，接官亭内名堂多着呢，众多相互串通的庭院、厅堂、亭阁、回廊，疏朗而又敞亮。虽然是暂时的安歇之所，却是功能具备，有的亭供喝茶会客，有的亭供放置车轿行李，有的亭供安顿眷属随从，有的亭供开设洗尘或钱行筵席。惟有主亭的“规格”非同一般，大殿、正堂、高阶、长廊，氛围阴凉且静穆。只见罗帐闭合，不知供奉何方神祇，看守亭庙的老人实言相告，等到“开光”之时才能幸睹佛爷仙人丰采。嘿，看来还挺神秘挺威风的呢。

主亭的布置，桌有桌裙，椅有椅披，门有门栅，窗有窗雕，长案上烛

台、香炉、签筒一应俱全，钟鼓、楹联、壁画也不缺。每件器具上几乎不沾尘埃，闪烁迷幻般的光点，表明前来叩拜的善男信女肯定不少。我看起来，看不出个“答案”来，接官亭乃公干专用，与这一系列神佛何干？老百姓来焚香祈求，是原先允许的还是后来改行的？……拙于言辞的守庙老人指天指地，大半天还说不清前因后果。他小心翼翼找出一张半黄半黑的照片，影像十分模糊，不过，这下我倒读出点意思来了。所谓接官亭，实则是一道“官卡”，文武官员上任离任途经此处，务必入主亭拈香施礼聆听和尚诵经，同时表白心迹，要如何廉正清明、爱民如子，完成一套请示汇报“手续”后，才敢告辞。

此说可信与否，无法得到准确证实。反过来说，何必证实呢？盼望好天时好地利来个清官好官，不正是世代父老乡亲的心愿？所以，我们不可笑怪古人，那时他们没有学到手按《圣经》，向上帝无比虔诚地忏悔，那时也没有党章党旗，让人高举拳头宣誓，但试想一想，面对冥冥神力，在官民士绅目光注视之下，即使手拎乌纱帽心怀不轨者，恐怕也得先收敛三分。守约是品质的表现，监督就显示其力度了。

听守庙老人说，接官亭外原本有一面古碑，记载的就是这么个史实，后来古碑被洪水冲得不知去向，遗存下这张旧照片也难明辨眉目了。何况，接官亭已“过期作废”了。现在接官亭又有一番“程序”，何须再记得有个什么“官卡”接官亭，何须再去寻觅那个失踪了的证廉戒贪碑刻！

老人很激动地发牢骚，而我不想作多余的解释。啊，毕竟时代不同，人的观念也不同了，以任何手段去强求一律，都不适宜的。却是这幽幽接官亭，古物怀古人，激发我遐思迩想，想起至今民间口头称颂的几位历史名流。我作过揣测，他们这样那样的传奇，应该和承受接官亭的“洗礼”，有一定的关系。

先结识宋元时期的几位吧。那位主持筑造洛阳桥、写下世界桥梁史册一页奇迹的蔡襄，那位废除农民盐工不合理负担、力倡围海垦田

的王十朋，那位首创巡海禁军、武装保卫领海权的汪大猷，那位致力重整“东方第一大港”刺桐港、与南海诸国恢复友好邦交的蒲寿庚，那位拓展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、再度繁荣我国对外贸易的真德秀等，我们这座侨乡古城的富庶，驰名海内外，不能抹煞这些人物的功劳。对啦，还有那位主办众多讲学院、思想影响深远的大理学家朱熹，那位第一个制定民族政策、维护社会安定的契玉立，那位对史志编纂进行革新而卓有成效的“温陵王子”何乔远等等，他们为这一方辖地文明文化的建树，付出了相当努力。时光悠悠千载，传统不泯，遗风犹存。

倘若不嫌“人满为患”，我兴致勃勃想再请明清年代的几位，他们的业绩、名字和故事，镂刻在一辈一辈古城人的心碑上。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宝岛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，毕生以捍卫国土为己任的抗倭名将俞大猷，屡次冒险赴台谈判促成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施琅将军，宁肯挂冠退出朝廷入乡野研究农林的科学家苏颂，拼尽身家性命去反封建独树理论旗帜的李贽等，他们肩负重托走出古城，始终没有辜负“摇篮血地”的养育与厚望，怎不了得？

应恨我知之甚少，无法举例多多。好在这一切接官亭知晓，留在记忆里。但有个怪怪的想法，使我对接官亭发生了怪怪的质疑。这就是说，对于古代的人或事，如果单凭批判的眼光看待，是很可能导致偏颇乃至虚伪不可信。

对不对，接官亭是个立体的证据。

漫邈岁月，接官亭沦落了，该喜该忧，大概有人会加以评说。此处，我只想提醒一句，这是一个并不太轻松的话题。

二〇〇〇年八月应“专辑”写作

原载《散文百家》(河北)

2000年11月号

## 北访，一路思绪

### 景山东麓：古槐

岁月不老。天空，还是这么一角天空；山岗，还是这么一面山岗。而那株老古槐呢？那受人注意的一蓬生命的青绿，再也找不回原物原宗了。

这景山东麓的老槐树，曾经吊死过一个朝代，站成一道活碑一幅风景。

第一次会见这老槐树，是在60年代初。我北行抵达京城，投宿小翔凤胡同里。小翔凤胡同距景山不多路，绕过北海湖畔白杨和旱柳的林阴道步行，我两三回拜访这老槐树。说不清自己发了什么癫狂症，竟将京华皇都一些去处从旅程中删掉，专为老槐树让出了时间空档。

录存我记忆的老槐树，确实很老很古。拱弯了干爆裂了皮；枝杈扭绞的部位结了痂鼓了瘤。偌大的树冠浓阴如雾，看上去身架子颇壮健硬朗。不难推测，至少在明朝末年，老槐树就积下了一大把年纪，一定很乐意接受崇祯皇帝的选择，很是决绝地将“真龙天子”送归西天，可能连枝叶也不需要一下悸动。

就是这老槐树，使绵延数百年的大明政权，最后在它的枝头套上丝圈，宣告彻底完蛋。于是老槐树走进史书，活得精彩活得有分量。

以老槐树为角度，去俯望紫禁城，高墙、深宫、雄殿、秀阁，旧观未改，依稀帝王家气势。我极力想象那个风高月黑之夜，崇祯皇帝丢了金冠，顾不了黄袍，在四面呼喊杀声中，躲过李闯王义军的搜捕，幽灵般奔往景山来，该是何等狼狈何等绝望！……

“妈咪，皇帝也会死吗？”

“傻妞，皇帝也是人。”

无意间“窃听”傻妞和妈咪的一问一答，倒是勾引出一串想法。如果仅仅把崇祯皇帝视作有血有肉一个人，不幸挂上老槐树寻短见，十分令人怜悯；可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，失却了民心而自取灭亡，不正是下场应得？据载，整个明朝最为残忍的执政者，是明太祖朱元璋和崇祯帝朱由俭，百姓诅咒的杀人狂。嘿，景山上的老槐树立了一功。

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老槐树存在一天，便是一天的见证和警悟？可惜啦，包括闯王李自成在内的后来人，肯定都知道老槐树，却是忘记老槐树，不曾预料自己也会“吊死”或被“吊死”。虽然不一定都发生在老槐树上，可和崇祯帝自导自演的一幕，有异工同曲之妙也。

60年代中期，动乱狂热的年月，可笑有人乘机连根带梢拔尽老槐树，这下可好啦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可不知想过没有，企图拔掉天下对窃国大盗的公愤，难难难哪！

挑明一点吧，老槐树神在魂在，奇妙无比。

从此空白了好些年的老槐树遗址，而今补上一株新槐，陪伴一旁的仍旧是一方立碑，守护四周的仍旧是石柱和铁链。丢失的历史重再找回来，更有一番阅读与参照的内涵哩。

“君王？自己处绞刑？”一位金发洋女郎惊讶极了，画了个十字，“噢，上帝保佑！”

我听不懂导游小组的外语解说，凭外观分析，这伙老外或叹息或微笑，从老槐树的命运沉浮，显然认可人类爱与憎的共识。

新栽的槐树正当年轻，朝着碧蓝的天空伸展枝叶，上下一派浓艳

鲜亮。好呀，新槐，轮换前辈的位置，诠释一个永恒的话题，同样叫人喜欢。虽然它未必有先辈的经历和气魄。

哦，北京景山，曾经有过一株老槐……

## 黄浦江畔：外滩

上海外滩，披载着好沉好厚的沧桑烟尘。

道理，说简单也挺简单，随意提起一个小景点小地名，能叫人不用思索就指出一座城市一个省份，上海的外滩，应该称得上典型。

因为上海外滩的知名度很高。记得自懂事识字开始，我就从上辈人口中听说过这个“十里洋场”，从课堂内了解这个“英法租界”，从小说里认识这个“冒险家乐园”……怎么搞的？当我有机会投入外滩的怀抱，看来看去，外滩景观和我的想象老是对不起来。大海关、大银行、大世界、大教堂、大商场、大马路，逼人的气势不减当年，但一眼望去，却是容貌灰黯式微，分明表达一种疲惫孤寂的表情。可能受挫于太多的命运的折磨吧？

往返上海，我特地留心兜一兜外滩。

深秋时节，上海已是寒意侵衣。和外滩依依相伴的黄浦江，早晨午间雾气暖湿迷濛；泊靠江心的大轮船小舢舨，被裁剪成或密或疏的剪影。涨潮时浪很大，退潮时浪也很大。江涛哗啦哗啦呼喊，不时捎带汽笛声声长鸣。我甚至感觉脚下地层在震颤。隔着浦江，隐约望见对岸的浦东区崇明岛，隐约听见对岸忽高忽低的机械杂音。我请教当地人，他们说，那地带已划为新型投资开发区，连结外滩的浦江大桥即将告成。仔细一瞧，果然有桥轮廓，像母子彼此紧系的“脐带”。我的印象，外滩是一轴别有内容的画卷——虽然少了自然山水的恬适，但多了繁华都市的动感。

漫步外滩公园。右侧罗列“百老汇”式旧建筑，大多是上世纪末或

本世纪初的产物。座次错杂，有悬崖之悬有峭壁之峭。这些曾一度以时髦和高度冠于大江南北的楼厦，比肩耸立雾纱之中，组构成外滩望不断头尾的巨大屏障，使人模拟得出百年之前跻身世界名城之族的风采。

提起“当年”二字，老上海人乐于夸张乐于渲染。我给逗笑了，笑声里包容我的理解。是的，不过四五代人时间，由一个靠黄浦江打鱼为业的芦苇小镇，一砖一石造成一座上海市，誉为“东方巴黎”，扬名东西半球，这容易吗？凭这点而论，先辈有过苦难史、创业史和文明史，是深重的，也是辉煌的。

白昼、晚间，来外滩“白相”的市民，对外滩怀有什么样感情呢？恐怕难以尽说。但见老的少的男的女的，远近绰约生姿；车潮人潮熙来攘往真个热闹。我想起五六十年代，外滩的服装、发型、产品、行语，无不成为内地外埠流行的“名牌”、“标本”。“上海体”中看，“上海味”好香，上海货信得过。然而，按今天的眼光掂一掂，外滩的脚步轻了点缓了点，节奏过于悠闲从容。或许是我的错觉？

“依勿晓得，外滩老啰老啰！”上海本地本土的老师傅对我说。

我不胜惊讶，和我持有同感的竟有人在。这位老师傅说话幽默又含几许苍凉。我不会去调查他的政历身世，但我意会老人的一腔情思。我想，浦江一如往日潮起潮落，外滩敞开衣襟收纳八面来风，只要有生命的跃动，生存奋发的意识是不会泯灭的。

“阿拉上海人……”老师傅咕噜了半句，目光越过滔滔江波，凝视对岸的开发区，许是那边崭新的构思规划，开始了立体化，以另一种“风光”铸印心头，使他的心情显得不平静。

上海人怎么样？没有续上后话。其实也不必多说了。相当一个时期，外滩被各种政治运动改造定型的性格，究竟几多喜几多忧，只有上海人才能尽道滋味了。意在不言中又有何妨？

我倚住白渡桥头栏杆，这时才发现，黄浦江畔的外滩，又是万家灯火“不夜城”时辰……

## 西湖北侧：岳坟

今生今世，没有到过杭州西湖是个遗憾，而告别西湖归来，还是个遗憾。——毕竟匆匆过客，任你山态湖韵的诱惑，还是缺了长作西湖人的福分。

因而，我惜取西湖的满腔情意。尤其一座岳飞陵墓，留取的人生启迪，远远超越作为旅游者观赏文物古迹的价值。

未说岳坟如何如何，先听听船娘口出妙语，就够叫人玩味不尽啰。性格开朗热情的船娘，捋高袖口，软语含笑说：“信不信由你，岳飞这种人，哪怕死一百次也还是岳飞！”

喏，可别小看凡人俚语，简直揭开一道真谛。是一位真正的人物，不管什么样的生存处世方式，身前身后经得起岁月的磨洗民意的考验。那么，岳飞就不可谓不是个“样板”了。

复修不久的岳坟，看上去比旧制格局壮观坚固。有照壁、护栏，有立碑、石人、石兽，无不是英气、威严且肃穆；历代敬仰者的诗词对联、书画墨宝，添加一番意味和色彩，再配上一山一湖浓妆艳抹的景致，集成无限风光，风光无限哪。

我们的民族重情义，把最美好的心意，奉献给自己的英雄或领袖，是合乎人们的愿望的。

时光如流，岳坟面世八百多个年头了。有人告诉我，岳飞误中秦桧的圈套后，一个名叫隗顺的狱卒，偷偷背出岳飞的遗体，待到戒严气氛平息些，才集资移葬于西湖旁侧。我不禁拍手称道：好个隗顺！他使岳飞有这归宿所在，比起空留其名任人搬弄口舌，黑说白白说黑，不是更具实据实证？只是隗顺胆敢冒割脑袋的危险，见义勇为，却从未加以表扬，让文史资料丢了一笔，着实是个失误。

秋日的岳坟，四野的柏林花丛，分明消退了色泽。跪倒岳坟碑前的秦桧夫妇、张俊、万俟卨，造型更见得可笑可恨。反剪着双臂，龟缩着头

颈，哭丧着嘴脸，怎么也挺不起神气来啦？遥想当年擅权在位时多么显赫，结局终了，丑类还是丑类。

这就怪不得涌入岳坟的游客，来一批去一批，没有不怒对这伙奸臣、叛徒、杀手，狠狠吐一口唾沫，狠狠踢一脚。天地之间，忠奸、善恶、美丑、真假、荣辱，谁人心里眼里不辨识？

我点数过这四尊铸像，不禁有点失望。我想不通什么原因不铸一尊宋高宗赵构。设若没有“朕意认可”一票，让岳飞收受十二道金牌调令，迫于无奈撂下边防军机大计，昼夜兼程赴京，那举国震惊的“风波亭谋杀案”，完全有可能挽回或补救的。赵构推卸不了干系，偏偏这家伙漏网了，实在太不令人愉快。

西湖摆渡工都有一手好本事，悠悠地点篙摇桨，一边指点山水，叙说许多动人的传说。我们的船娘不例外地表现得出色。听她讲述关于岳坟的故事吧。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：某一次，秦桧夫妇的铸像突然失踪。正当议论沸腾时，碧澄澄的西湖水变得浑浊不堪，三五里外臭气熏人。原来秦氏后代羞愧难当，潜入岳坟拖走祖宗，慌乱中沉入湖底……于是，秦桧的千年骂名，又丰富了令人称快的情节。

这故事虚虚实实，似可推敲。可船娘不理这一套理论，她眼波一横，格格格笑个不住：“祖宗心术不正，落了罪名，咋不坏了几孙？”

轻轻一语，居然镇住一船自视能耐的“笔杆子”。她说的也是，从岳飞和秦桧两个人物反差对照，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当代人，不论地位尊卑能力大小，精心筹谋，慎重举措，诀别儿孙时无悔无怨，也就不枉人世一趟了。

出了岳坟山门，思绪纷纷。害得船娘频频催行，说是赶路要紧。我恍然一笑，前方的美景美物美人还有的是呢。

一九九三年秋改于刺桐学村

原载《散文百家》（河北）

1994年3月号

## 马尾一片江山

再访马尾港，是在南国的一个晴朗秋日。

镇区依旧古老，港口依旧气派。印象告诉我，方圆百里之内，依旧一片娇美得让人难忘的江山，让人一见面，就会感受不俗的气质与品格！

“小镇大港”是马尾突出的特色。肯定是这原故，无论历史，也无论在现实，马尾港的名字才这样叫响。我查阅过资料，19世纪末叶，从西半球偷袭过来的殖民者，端起滴血的刺刀，胁迫中国政府签署一纸不平等条约，无条件敞开“五口”通商，其中一口名为福州而实际上是马尾港。它是福州的“海上门户”。时光驰行了一百多年，就为本世的末叶，东南地带大开放大拓展，设立经济开发区，马尾港又成为首选的一点。当年我第一次投入它的怀抱，看见的是它正抖落曾经艰难跋涉的旅尘，开始踏出新时期闪光的足迹，怎不让我关注着它的命运？

倘若要推敲马尾港的命运，依我的看法，有幸或者是不幸，都出自一样原因，即不仅在于重要的地理位置，良好的生存基础，还有那一份山岚海韵人情，也是绝对少不了的诱惑力度。

实地考察去吧，最好先登罗星塔。背靠塔门，手扶栏杆俯看马江，此处是最佳的欣赏角度。江海交接处波涌云飞，浩浩风涛，显得无限的幽邃、旷漠，令我心情非常惬意；再看港湾内外，那远近争流的帆影，或

沉缓或轻捷，让你读不完一部人与海写成的史话；那鼓浪奔驰的客轮货轮，甲板上彩旗卷扬、汽笛长鸣，表达彼此交往的友好……不老的马尾港，繁忙产生了动感，标志着生命的活跃，演奏一支永恒的旋律。

不妨多走几步到青年乐园去，闲坐于立柱式凉亭中间，环顾马尾镇周边的坡岭，风光入眼来，也是不可多得的享受。有人曾对这一景观作过形容：岸比楼高、岭比海低。我一时无从认可其夸张性，但我的感觉是奇特的，这一带坡岭几乎一式不高不险不陡，仿佛稍微提起脚跟，视点便能不费劲地滑出坡肩去；我甚至怀疑，刮起十级台风时，排空浊浪有可能盖过峰顶。耸翠流绿的坡岗峰峦彼此牵挽着，绵延起伏于薄暮云烟里，静处有如春昼的浅梦。我分明觉得，是这种悠远未变的静态，维护着古港古镇一层凝重的和平氛围。

可能有人疑问，是不是我过于理想化，带着一腔偏宠的情绪，给予马尾太浓太烈的诗画色彩？巧哩，有人替我回答。他是这样说的，要将马尾的山脉拔高，要叫马尾的江海休止，恐怕是绝对的妄想。但这一片山这一道水，是马尾人的自豪，将它养护调理得更美丽更富庶，我们一直在努力着，是一定能够成功的。

听起来太有意思了，很久没遇见过这样的“大话”了。我因此特别注意这些说“大话”的人，原来是几位来罗星塔公园品茶下棋的老师傅。他们自报家门，说是从码头或船厂或车队退休的一辈。看他们的鬓发已掩不住秋意的萧瑟，尤其是一脸岁月沧桑，推想他们为“养护”和“调理”马尾的山水，熬尽了大半生血汗精力，委实激发我的敬佩和感动。当然也就不奇怪人老话多，有回忆，有对比，有喜悦，有感慨，也有牢骚和不满的抱怨。但我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，只有从艰苦年月里打拼出来的人，才会如此关注着时代与生活的变化，才会以主人翁的姿态，把握回顾历史的权威性，充满为历史作证的责任感。

仅仅这么一面之缘，陌生的师傅们却似找到一个知音，边和我攀谈边笑得开怀。其中一位师傅兴致不减，特意伴我走下半山不短路途，

以一种亲热亲切的样子，手搭我的肩膀，谈论马尾港变化的三大方面。一是港口疏浚拓展，猛增吨位泊位容量，比较完整配备龙门吊集装箱电脑遥控之类现代化设施；二是多年来交通环境大大改善，如今海陆空运力量十分齐全，技术和速度称得上是上乘的；三是确定开发区后，改造了旧镇，扩建了新城，保护了文物名胜，马尾人的心态和面貌从来没有如此生动……说得情到深处，老师傅竟然有点“忘我”了，脸放红光，嗓音高亢，乃至以福州人的老习惯，不停地晃动着中指。

说实在话，这种一二三四总结式的“话目”，出自普通马尾人的口中，应属罕见，也有点滑稽，不是吗？惊讶之后冷静一想，这不也是一道独特的“风景”？颇有个性的师傅有话照直讲，而且总结得有条有理，看不出有什么虚应、傲慢或卖弄，使一席“大话”一番炫耀变得有味可嚼，从他对家乡对现实的赞美与挑剔中，我掂量出其间隐含的历史浑厚感。

提及“历史浑厚感”，绝非没有根据的。一经接触马尾人，谁都会发现，曾经发生在这一片土地上的百年旧事，任何一名平头百姓牢记的程度，简直令人叹为奇迹！

我叩开旧城区深腹小巷的一扇门扉，拜会一位当小学教师的文学朋友，他拍拍衣襟上的粉白，二话没说拉了我便走，畅行一线走访林则徐创建的（剩余的）九座炮台、郑成功遗留的一列水师寨堡，尹凤率兵追歼倭寇的城址……当年雄风尚存的古迹，经他加以诗化描述，平添撼人心弦的力量。看起来他的举动随意而浪漫，实际上他也很严肃，对于前朝的故事相当精通稔熟，甚至我就着茉莉花茶，一粒福州橄榄还没尝完，他已一口气历数了马尾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“第一”：17世纪末，清政府在这里创办第一所海军学堂，造出第一批铁木质军舰；北洋军政府成立“飞潜学校”和“飞机工程处”，飞出我国第一架双桨双翼的飞机“甲型一号”；又在这里开设了我国第一所技工学校，培育第一批造船业、兵器业、海军业、铁路业等科技人才；中国第一次派往西

欧的留学生就从这里出发。还有从这里涌现的大思想家严复、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、制造炮舰先驱魏瀚、民族英雄邓世昌，以及近代海军名将杜锡珪、萨镇冰、刘步蟾、方伯谦、罗丰禄等，无疑也算为中国的“第一”。

而在这许多“第一”里，绝对少不了第一次的海上战役。这就是百年前的中法“马江之战”。

凭良心而论，面对今天马尾港的和平与繁华，面对父老乡亲眉眼光鲜的笑颜，我怎么也不忍心追踪记叙那一次战争的残酷。可是想避开是不现实的，也难以避开。不论是谁，只要一跨入榕阴簇拥的“昭忠祠”，都无法坚持住心情的镇静。试看，弹洞斑驳的沉舰残骸，锈尘重重的古炮铁弹，浸渍鲜血的衣物，地方官员和朝廷的奏章文牍，马尾镇十三乡的“万民折”，把隆隆炮声、滚滚硝烟推到了跟前……就是这场“家门口”的反侵略保卫战，竟然使我方沉没九艘巨舰，四十余艘木舰被击毁，阵亡七百九十六名海军将士，最年少的仅十八岁。“福州原无福，法人本无法”，至今流传的两句民谣就是写照。

时间是1884的8月23日至29日，这一仗整整打了六个昼夜，结局是法兰西远征军得意洋洋地凯旋归去，而中国的“海军摇篮”沦亡了，人与舰全军覆灭……我的文学朋友对这个“第一”大动激情，居然像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分析课文，音调沉实地陈言。他说，“马江之战”是国家落后贫困、朝廷昏庸腐败导致的惊世悲剧。即使是马尾这么个弹丸之地也保不住，何况八万里海岸线呢。“有海无防、有门无卫”的教训，又一次打碎了大清皇帝闭关锁国的美梦。弹痕密集的马限山，鲜血染红的马江水，留给马尾人心灵的创伤，打下了不泯的印记！“昭忠祠”的导游小姐很机灵适时插入一句：马尾镇的百姓人家，都收藏着这场战争的血泪史。希望有硬派的作家来为它写出硬派的文章。

究竟什么人有权来担承这“硬派”的任务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我想写一写马尾港式微与兴盛，告诉世人一点有益的警示，却是在这一瞬

间获得灵感的。

此刻，我穿过西式建筑风格的外侨别墅区，在“国际海员俱乐部”前阶上收住脚步，或浓或淡的夜幕，裹住这蓝色与绿色交织的土地；万家灯火的殷勤缀饰，又让它以多情形象投入我的视点熠熠闪亮。联想起一位伟人的诗句：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”如果这诗句赠给马尾镇马尾港，我认为是很合适的，受之无愧的。因为换了人间，才有了那退休师傅的“总结”，那导游小姐的“吁请”，那文学朋友的“高论”，也才有了马尾一代代人重整江山，显示了不平凡的精神风貌。

一九九九年五月整理马尾旧稿

原载《散文百家》(河北)

1999年11月号

## 木棉村畅想曲

中途下车，地名叫木棉村，九龙岭下的小村落。我下意识地东张西望，怪也哉，怎不见木棉树？有点出乎我的想象之外。

木棉村头，有座木棉庵，有个木棉亭，反而生长不少株榕树。榕树几乎一式模样，粗干、密叶，“胡须”垂挂到地面上，丝丝缕缕随风飘曳，委实老态得可以。如云如雾的凉阴，将木棉庵木棉亭紧紧抱在襟怀里。有个老村民认真地追忆，说是小时候认识木棉庵，就已经有这些榕树作伴了。至于木棉树什么原因绝灭，无人能讲清楚了。

有无木棉树的问题，此时不碍大局。我不是带什么任务来探讨村名与地物的关系。没有木棉的木棉村，照样声名远播。这里曾经发生一起重大历史事件，直到今天（甚至将来）都为世人所乐意谈论。

在榕阴下闲聊的下棋的摆地摊的，个个争说贾似道。这姓贾的家伙，任南宋景定年代的宰相，他惯练一套窃弄权柄的心术，连宋度宗皇帝老儿也退让他三分。贾似道从来不入朝办公，一应文牍都由小吏抱到他的府中阅处；内外朝政未经他点头，就休想生效；他挥霍库银筑造楼榭，供养娼尼淫乐取用；他滥印纸币搞得国家经济陷入相当的困境……这样一个无赖恶棍当政，致使南宋小朝廷国力衰竭，无辜百姓丧生于非命！活该，由于策划投降诬害忠良的阴谋败露，引爆了导火线，贾似道受了弹劾下台，沦为国人审判的公敌，定罪处之。

正是这个木棉村，十分偶然地成了处决贾似道的刑场，倘若再确